

宋槧太平御覽



1卷3  
413  
82





13  
403  
82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七

宗親部七

姊妹

姊妹

舅姑

嫂叔

娣姒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井山田一人  
月山田一人  
悼君以贖  
郎君以贖  
所購以贖

爾雅曰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

毛詩曰泉水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禮記檀弓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孔

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

左傳宣下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

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

舒有三僞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僞

才雖多其何補焉遂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



之

又昭元年日鄭徐吳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與犯請于二子使女擇焉子皙盛飾而入布幣而出孫公子南戎服而人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子南公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焉

又定上日吳伐楚楚昭王取其妹以出涉澨水鍾建負之以從復國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王遂使妻鍾建以為樂尹

春秋感精府日人主含天地據璣衡齊七政秉八極父天母地兄日姊月

史記日聶政為嚴仲子殺韓相俠累因自披面皮抉眼出

腸以死韓取政屍暴於市購之曰有能言殺俠累者與千金政姊嫫聞之乃伏屍哭曰是軼深井里聶政也妾奈何畏歿身之誅滅賢弟之名乃大呼天者三遂死於政旁也又日萬石君石奮高祖問日君有何人對日有姊善鼓琴高祖乃召為美人

又日張敬叔姊善鼓琴高祖召為宮人徙其家就戚里在長安與上有親戚者則居之故日戚里

漢書日李延年妹絕美延年侍上酒酣歌日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惜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武帝聞之乃召入宮命心第三十第中謝承後漢書日秦彭字伯平為山陽太守民江伯欲嫁寡姊姊乃引鎌自割伯因前救姊觸鎌傷姊遂亡縣論正法彭日救無惡志乃輕罪之



又曰范冉姊病往看之姊爲設飢冉留錢一百文姊使人追還之冉音不受

又曰曹壽妻班超之妹也超字仲升扶風人爲都護在絕域年老思入關妹乃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書奏帝乃徵還

又曰宋弘字仲子爲司空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論朝臣美惡以觀其意主曰宋弘容德莫及帝曰方圖之後弘弘入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諧矣

又曰汝南表隗妻馬融之女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謂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欲鮑宣梁鴻之行者妾亦請從

君孟光之事又問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勉姊未適人而君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遇良匹不如鄙薄苟然而已又問南郡學窮道與文爲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資財爲損何耶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愆家君固其宜也

蜀志曰初孫權以妹妻蜀先主孫氏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劍而侍立先主心常凜凜然也晉書曰郭奕字大業太原人遷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奕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爲人所糾奔按省畢曰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遣而不問

又曰桑虞字子深衛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以米百粒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滅性非孝子對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



又曰涼州刺史半欣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爲妻張醜爲御史中丞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  
又曰陳統字元方弟紘字偉方俱清秀知名妹四人並有才美姊適東莞徐氏生邈及二姊適同郡劉氏文章最盛又曰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光祿大夫段儀女婉惠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曰我亦不作庸夫婦隣人聞笑之後燕王納元妃爲室范陽王德嫆季妃並如其言

又曰王疑之妻謝氏名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明有才辯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顧氏謝玄每以之敵道韞有濟屋者遊於二家或問之荅曰謝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之風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宋書曰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官資給中分祿

秩西土稱之

齊書曰永興中有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亡育女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之其左眼卽開愈時人皆以爲孝感所致也

梁典曰長廣橋者宋武帝姊昔賣紗糴米還橋小不敢過無船得渡日晚宋武帝大飢久方見姊負米還乃謂姊曰若異日富貴長廣此橋遂爲名也

韓子曰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見之值暮郭門閉遂踰郭而入梁車新因別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遂奪璽免官應劭風俗通曰郝廉太原人飢寒不受人衣食曾過姊家餅留五十文置席下而去

世說曰郝嘉賓死婦弟欲迎其姊還姊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鄰郎同室死寧不同穴也



又曰表彥道有二姊一適殷深源一適謝仁祖嘗語相宜武切恨不更有一人配卿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賈逵年六歲其姊聞隣家讀書日日抱就籬聽之達年十歲乃暗誦六經父曰吾未嘗教爾安得三墳五典誦之乎對曰姊嘗抱于籬邊聽鄰家讀書因記得而誦之

蕭韶太清記曰劉孝儀諸妹文彩艷質甚於□□□

荊州圖南北岸曰屈原之鄉里原既流放忽然歸鄉人喜悅因名南岸曰歸鄉岸原有姊聞原還亦來歸責其矯世鄉人又名其北岸曰姊歸岸

舅姑

釋名曰夫之父曰舅舅言久也父老之稱也夫之母曰姑姑言故也

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君舅若姑歿則曰先舅先姑

禮記檀弓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

又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櫛緹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箴管線續施繫屨大觶木燧衿褕綦屨以適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煥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

又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不敢專行也

儀禮婚禮曰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亦如之

左傳襄上曰魯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為觀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也



列女傳曰鄒孟軻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妾竊惰在室而夫子見妾悖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於父母姑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妻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謝之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姑婦之道

嫂叔

釋名曰嫂叟也老者稱也叟縮也人及物老皆小縮於舊也叔少也幼者稱也叔亦俶也見嫂俶然却退也爾雅曰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婦禮記曲禮曰嫂叔不通問又檀弓曰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

又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又雜記曰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史記曰蘇秦洛陽人從鬼谷歸大困窮兄嫂姊妹妻皆笑之不為下機秦乃閉室不出讀周書陰符後合六國從約并相六國北報趙過洛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及歸昆弟嫂側目不敢仰視秦謂嫂曰何前踞而後恭嫂匍匐以面伏地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漢書曰高祖長兄伯妻高祖微時嘗避事時與賓友過其丘嫂丘空也無婿也曰嫂厭叔引客來食伴為羹盡轅釜客去高祖視釜尚有羹由是怨之後定天下而伯子獨不得

封太上皇為言之高祖曰非敢忘也但其母不長者耳後七年封為羹頡侯

又曰陳平兄伯常耕田縱平遊學嫂疾平之不親家事或



問平食何物而肥對曰食糠粃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而逐其妻

晉書曰鄭休妻石氏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生庶子沈命休棄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肩不存乎遂養沈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間二不舉子

又曰王渾妻鍾氏字琰生子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曰若新婦得配參軍渾謂弟淪也生子固不啻如此耳

又曰王澄字平子衍季弟也行妻郭氏性貪鄙令婢於路擔糞澄年十四諫郭郭大怒謂澄曰昔先人臨終之日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因提其衣裾欲杖之澄懼踰窬而走得脫

又曰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弈之女也聰識有才辨疑之

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使婢白獻之曰新婦欲與小郎解圍乃以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遂不能屈也

又曰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私通嫂撻甚苦婢素善歌而珉好執白團扇故製白團扇歌

又曰顏含字弘都嫂老而失明含奉養如親束帶躬侍嫂病困須蚘蛇膽求之不獲憂歎盈懷方獨坐愁苦忽有一童子持一青囊授含含開之乃蚘蛇膽也童子出戶化為青鳥飛去含得膽藥成嫂遂愈

齊書曰吳達之義興人嫂亡無以具葬乃自賣為十夫傭以營葬

三十國春秋曰晉吏部郎魏衡謂姪舒曰汝後得為小縣長舒曰堪八百戶長將老嫂人官舍即我願畢矣



不孟子曰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  
 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親  
 者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逸士傳曰高鳳為太守所召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  
 為吏乃與寡嫂偽爭田遂免仕  
 世說曰阮籍嫂嘗還家籍見嫂與之別或譏之籍曰禮豈  
 為我輩設也  
 常璩華陽國志曰汝敦兄弟共居有父母時財物嫂心欲  
 得之敦妻勸敦盡讓田宅奴婢與兄弟出別居敦後耕田  
 得金器妻勸送與弟夫妻共往嫂性嗇見金器踊躍欲留  
 之兄因感悟即去妻悉讓財物還弟弟又不受相讓積年  
 鄴洛鼎峙記曰盧道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虔  
 弟元明隔紗帷以聽之

婦媼

爾雅曰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媼後生為婦同出謂俱嫁長  
 姊謂稚婦為姊婦姊謂長姊為媼婦也今云媼媼  
 左傳成下曰魯聲伯之母不聘不聘無媼禮穆姜曰吾不以妾  
 為媼昆弟之妻相謂為媼  
 又昭七日晉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不許平公強  
 使取之生伯石石始伯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  
 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  
 非是莫喪羊舌氏矣  
 晉書曰王渾妻鍾氏名琰太尉之孫也渾弟湛妻郝氏有  
 德行琰雖貴門不陵郝郝亦不下琰時稱鍾夫人之禮郝  
 夫人之法







論語曰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

周書曰周公三撻伯禽往見商子商子曰南山有橋父道也北山有梓子道也盍往觀之而伯禽往視橋梓明日朝伯禽俯而趨周公迎而撫之曰汝安見君子哉

史記曰吳起衛人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既去魯東出衛郭門與其母決鬻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也

又曰司馬談爲太史天子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

南不得從事發憤而卒子遷適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下泣曰余先卽周之太史後世中衰絕於余乎汝後爲太史則續吾祖矣

漢書曰張湯杜陵人父爲長安丞父出湯爲兒守舍遭鼠盜肉父還怒之笞湯湯掘地董鼠得餘肉劾鼠掠治訊鞠論報取鼠磔堂下父忽視其文辭如老吏大驚異遂使書獄焉

又曰王遵字子貢涿人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爲益州至邛崃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疾去及遵至此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曰是遵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遵爲忠臣

又曰曹參代蕭何爲相國日夜飲酒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之令窋言曰君日飲無以請事何以憂天下窋洗沐歸



具言參怒之乃答二百日趣入侍天下事非汝所當言  
又曰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父爲里門監使溫舒牧羊因  
取澤中蒲截爲牒編之寫書

又曰揚雄蜀人自揚季至雄五代一子也

又曰韋賢字長孺魯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通詩書易以  
教授號鄒魯大儒爲丞相薨少子玄成字少翁以明經歷  
位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之一經

又曰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父徙家蓮勺禹爲小兒數至  
市卜相者奇其面貌謂禹父曰此兒多智可令學經矣

又曰踈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明春秋爲太子太傅知  
止足與兒子受上䟽乞骸骨上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  
十斤歸鄉里請故舊賓客爲樂歲餘子孫竊謂昆弟老人  
勸說買田宅廣曰吾豈不念子孫哉顧有田廬足供衣食

今更增益以爲盈餘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損其志愚  
而多財益以爲其過富者衆人之怨也吾旣無教化於子  
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也

又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爲桐鄉嗇夫病且死囑其  
子曰我爲桐鄉吏其民愛我死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  
祀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民果爲起冢立祠  
又曰石奮從高祖至景帝時爲九卿子慶等四人官至二  
千石景帝尊寵號爲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子孫  
有過不誚讓便對桮不食

後漢書曰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揚宣帝時爲弘農大  
守有子八人皆爲二千石魏趙間號爲萬石君

又曰周華字宣光汝南人子勰字巨勝自曾祖揚至勰孫  
恂六代一子皆知名



又曰吳祐字季英陳留人父恢爲南海大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殺青竹簡以寫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卽載之而歸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奇之乃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又曰崔烈涿郡人靈帝開鴻都門榜賣官爵烈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寮畢會帝欣謂親幸日悔不少靳烈至三公後聲譽日減烈不自安問于鈞曰吾爲三公於議何如鈞曰嫌大人銅臭烈舉杖擊之鈞時爲虎賁中郎服虎弁載鴟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搃而走豈孝乎鈞曰舜之事父也小杖受大杖走此恐陷父於不義非不孝也烈慙而讓官

魏志曰張廣字嗣宗魯第二子也魯雅爲魏武所寵諸子未勝纓並遣中使拜授官爵南鄭城碑曰位尊上將體極人臣五子十室榮並爵均童年嬰稚抱拜王人命婚帝族或尚或嬪

晉書曰胡威字伯武父質操厲清白爲荊州太守威至荊州省之十餘日歸質賜絹一疋威跪問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物質曰俸祿之餘耳武帝問威曰卿清何如父清威曰臣不如父遠矣帝曰何對曰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也

又曰賈充字公閭父遠晚生充言充後當有充閭之慶故名充字公閭

又曰羊祜字叔子年數歲令乳母取所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卽指隣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



日此吾亡兒所失物也時人謂祐前身爲李氏之子  
又曰華嶠字叔駿才學深博爲祕書監性嗜酒率常沈醉  
撰漢記九十七卷其十典未成而終祕書監何邵奏嶠子  
徹爲佐著作續成之亦未竟而卒

又曰王隱字虬叔陳人世寒素父銓歷陽令有著述志每  
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儒素自守不交權貴  
博學多聞受遺業爲著作郎令撰晉史

又曰孫盛字安國次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惠年七八歲在  
荊州與父俱從庾亮出獵亮謂曰君亦來耶放應聲答曰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曰欲齊何莊放曰欲齊莊周亮曰  
不慕仲尼耶放曰仲尼生而知之者非所企及亮大奇之  
曰王輔嗣不過也

又曰庾翼字稚恭孫盛字安國翼子爰客嘗候孫盛盛不

在見盛子放謂之曰安國何在放曰往庾稚恭家爰客曰  
孫氏太盛有兒如此放曰不如諸庾之翼翼旣而語人曰  
我固得重呼奴父也

又曰袁宏爲東征賦並列過江諸名德獨不載桓彝其子  
溫怒焉懼宏一時之文宗不欲令人顯問時並遊青山飲  
歸溫命宏同載因問曰君作東征賦何獨不及家君宏對  
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旣未遑啓不敢顯之溫疑其不  
實乃曰欲謂何宏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則  
不殞宣城之節信而爲允也溫泣然而止又不及陶侃子  
胡奴嘗於曲室抽刀逼問宏曰家君勲績如此云何相忘  
宏急荅曰精明百鍊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識以靜亂長沙  
之勲爲史所讚胡奴乃止

又曰謝尚字祖仁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八歲神晤夙成鯤



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顏回也尚應聲曰座無尼父誰識顏回一席之賓莫不驚異

又曰王述字懷祖遷尚書僕射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子坦之諫曰故事應讓述曰汝爲我不堪也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也坦之爲相溫府長史溫子欲求婚于王因坦之言其父坦之乃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之於膝上坦之乃言婚事於述述大怒遽推坦之於膝下曰汝竟癡也詎可視溫面以女妻兵乃止

又曰阮籍謂王渾曰濬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戎子邁有美名少而肥大戎曰令食糠轉益肥也

又曰王祥二子烈芬並知名爲祥所重愛同時而病將亡

遺囑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涕泣曰不忘鄉仁也不戀本達也唯仁與達二子有焉

又曰王衍喪幼子山簡弔之行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下人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吾輩也簡服其言更爲之慟

又曰魏舒字陽元爲司徒子混字延廣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卒朝野咸爲舒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更不復哭

又曰胡毋輔之字彥國嗜酒子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時嘗自呼其父字輔之不以介意世以爲狂

又曰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苞之少子也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父苞臨終分財與諸子獨不



及季倫其母爲言之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致  
又曰郝超字景興一字嘉賓父愔爲司徒愔事道超奉佛  
愔又好聚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  
之中散與親故都盡桓温辟爲征西大將軍掾温懷不軌  
超爲之謀轉司徒左長史而卒初雖黨桓氏以愔忠於王  
室不軌之事不令愔知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日本欲焚  
之恐公年老必傷愔爲弊我亡後若大損寢食可呈此箱  
不爾卽便焚之愔後果哀悼成病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  
温往反密計悉見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  
哭

又曰庾冰字季堅都督江荆七州軍事子襲嘗貸官絹十疋冰怒捶之市絹十疋還官

又曰王濛字仲祖父訥字文開爲新淦令濛美容姿嘗覽

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

又曰王導子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  
嘗與悅弈碁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爾耶導性儉  
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爲中書郎先  
導卒導先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  
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  
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是何人曰  
僕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導因求之食至數  
斗食畢謂導曰中書命盡非可救也言訖不見悅亦殞絕  
又曰劉殷字長盛新興人有子七人五人各授一經其一  
子授太史公記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  
學殷最爲盛門

又曰索靖子琳字巨秀少有逸群之才靖每日琳宗廟之



器非簡札之用州縣之任不足污吾兒也

又曰戴若思廣陵人父昌會稽太守若思往武陵時郡人潘京素有理筌識鑒父遣若思與語潘稱若思有公輔之才

又曰王獻之字子敬羲之子也謝安甚欽之請爲長史因問獻之曰君書何如家君答曰固不同安曰外論不爾對曰人那得知獻之嘗書羲之自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當有大名又以掃帚濡泥書大字方一丈甚以爲工宋書曰戴顓字仲若淮南人父遠喜琴顓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歿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五部顓又製長弄一部並傳於世

齊書曰世祖常問王儉當今誰能作五言詩對曰謝朓得父之膏腴

梁書曰謝朓祖弘微宋太常卿父莊齊光祿大夫朓十歲能屬文莊多遊山水賦詩使朓命篇朓攬筆便就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莊笑曰真吾家千金又曰王僧孺父延年加爲常侍孺五歲父友有饋延年柰者先與僧孺曰大人未見不敢先嘗不受之

又曰柳惲字文暢父世隆善彈琴爲士流第一惲每奏其聲常感傷憂思後因之變體寫古曲

家語曰吳延陵季子聘于上國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斂以時服其坎深不至泉其高可隱孔子曰延陵季子之合於禮者也

列子曰魏人有東門吳者年四十有一子喪之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又奚憂焉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問祈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乃云其子午君子聞之曰祈黃羊可謂至公矣  
三輔決錄曰韋康字元將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見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又見仲將來懿性貞實文敏志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出于老蚌

郭子曰楊脩字德祖九歲聰惠孔文舉詣其父父不在乃呼脩脩爲設果果有楊梅融指示兒曰此君之家果耶脩應聲曰未聞孔雀是夫子之家禽

姓氏英賢錄曰宋顏竣字士遜少有令名太祖問其父延之曰諸子誰有卿風延之曰峻得臣筆測得臣文質得臣義濯得臣酒

世說曰豫章太守顧邵雍之子也在郡卒雍時盛集賓客

自與客碁而信至無兒書雖神色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搯掌流血沾襟客散方歎已無延陵之高豈有喪明之痛於是豁然神氣自若

又曰客有問陳季方曰足下家君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於太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淵上爲甘露所沾下有淵泉所潤當此之時焉知太山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九  
宗親部九  
孫  
女  
子婿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九

宗親部九

孫

女

子婿

爾雅日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言有往來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後昆孫之子為仍孫也仍孫之子為雲孫言輕遠若浮雲毛詩文王有聲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禮記曲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與祖昭穆同也子不可以為王父尸又雜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史記曰張蒼父不滿五尺蒼長八尺蒼子復長八尺餘孫類長六尺



後漢書曰龐參字仲連緱氏人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拔薤一大本水一盆致于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

見逸民部

又曰虞詡字升卿陳國人孝養祖母縣舉爲順孫

又曰馮氏兄弟形皆偉壯唯馮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耻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爲子伉娶長妻生勤勤長八尺三寸

魏志曰王粲字仲宜山陽人蔡邕見而奇之時邕顯貴車馬填門粲在門邕倒屣迎之粲年幼弱貌短小一座皆驚邕曰此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所有書籍當悉與之

晉書曰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乎

又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改醮祖母劉氏躬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有暇卽講學忘疲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太始初徵爲洗馬密以祖母年老上表自陳曰母孫二人更相爲命

已具祖門中

又曰李膺字宣伯祖敏爲公孫度所迫浮海莫知所終子娶妻生膺遂絕房內以憂卒膺以祖不知所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顯名

宋齊語錄曰虞愿字士恭會稽人祖爲給事中中庭有橘樹冬熟子孫爭取愿獨不取祖及家人並異之

又曰張元字孝始祖喪明二年元每憂涕讀佛書以求福祐後見藥師經云盲者得視遂請七僧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自責曰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施普照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暗其夜夢一老人以金鏡治



其祖母謂之曰勿悲三日之後必差元于夢中驚躍驚覺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母果漸見明從此遂差

後周書曰薛澄字景猷汾陰人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暇則覽文籍以孝見稱

列子曰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寒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孫荷擔叩石墾壤箕畚運於北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愚公長息曰雖我之死有子在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孫孫孫子子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之

又曰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陳留志曰范喬字伯孫年二歲祖父馨臨終執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留與之後家人告喬喬執其硯涕泣

孝子傳曰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之意欲棄之穀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昇棄之穀乃隨收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穀乃云恐後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取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尅己自責更成純孝穀為純孫

又曰吳郡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自玩至仲四世為侍郎時人方之全張二族

幽明錄曰許遜少孤不識祖墓傾心所感忽見祖語曰我死三十餘年於今得正葬是汝孝悌之至因舉標榜曰可

以此下求我於是迎喪葬者曰此墓中當出一侯及小縣



長

女

禮記內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又曰女子十年不出內也婦教婉婉聽從婉謂言語也婉

容貌也執麻裒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

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當及女時而知十有五年而笄二

十而嫁凡女拜上右手右陰也

左傳襄五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恭姬

之妾取以入長而美名之曰棄

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門父誠之曰謹慎從

汝舅之言母誠之曰謹慎從汝姑之言諸母肇紳誠之曰

謹慎從汝父母之言無違宮事

史記曰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徒繫長安獄公無

男有女五人將行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小女緹

縈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

法當刑妾願入官沒為婢贖父之罪書奏天子悲憐其意

遂為除肉刑

漢書曰王章為京兆尹為大將軍王鳳所陷下廷尉獄妻

子皆收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每旦獄上呼囚數常

至九今八而止我家君素剛烈先死者必我君也及明問

之果章死矣

東觀漢記曰孝女郁字叔異五歲母疾不能食郁亦不肯

食故字曰異也

後漢書曰孔融被誅女年七歲幼弱遂得全寄住他舍主

人有遺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肉味

乎或有言於曹操収之將殺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

太平御覽

卷五十一

四



父母豈非志願乃廷頸就刑

晉書曰周顛母李氏名絡秀汝南人少時在室顛父浚爲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至絡秀之家會秀父兄不在絡秀見周浚至與一婢於內宰猪具數十人饌甚精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甚美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貫族將來庶有大益父兄遂許之生顛嵩謨而顛等旣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吾亦何惜餘年顛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

又曰胡奮字玄威安定人爲護軍太始末武帝怠於政事而耽於色大採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爲貴人奮唯一男爲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子男入九地之下女升九天之上嘗謂后父楊駿曰

卿恃女更豪耶見前代與帝家婚未有不滅門者見君所措益速禍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子家乎奮曰我女爲卿女作婢耳

又曰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辛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鑒初文帝爲太子抱毗項曰知我喜否毗以告憲英英曰太子代君主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感主國不可以不懼今宜感而反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又曰愍懷太子妃太尉王衍之女字惠風太子廢衍請絕婚而歸惠風號泣行路流涕後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下將妻之惠風拔劍拒曰吾太尉之女太子之妃誓不爲逆胡所辱遂害之

又曰韋逞母宋氏家世儒學母早喪父躬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曰世傳儒業無男可傳汝宜授之勿令絕世



又曰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謝石請爲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儉素令移廚帳就其家經營使者至方見賣犬此外蕭然無辨

又曰靳康女不知何許人美姿容有志操劉曜誅靳氏訖將納其女爲妾女曰陛下旣誅其父母焉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汚宮伐樹況其子女乎號泣請死曜慙乃因免之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有所愛槐樹令吏守之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不聞令而犯之者吏收之將加罪犯者之女說晏子曰妾聞明君不爲禽獸以殺人今君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恐害明君之政損明君之義晏子早朝而復其言於君公乃令吏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華陽國志曰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

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投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所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後得入魯陽山獲免得向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仍結弟兄訪卽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又曰王廣女美姿容性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爲西揚州刺史蠻梅芳攻陷揚州廣被殺王年十五芳納之於闈室中擊芳不中芳曰何故反王曰蠻畜我誅父賊吾聞之父讎不同天母讎不同地汝逆害人父母復以無禮凌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爾所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達以塞大耻乃自殺

又曰楊姬生自寒素父坐獄楊渙爲尚書郎告歸姬乃邀道扣渙馬訟父罪言詞慷慨涕泣摧感渙愍之語郡縣令



爲出其父因奇其才爲子文方以禮聘之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字叔鸞嫁五女皆布裙無緣  
蔡琰別傳曰琰邕之女年六歲邕夜中鼓琴絃絕琰曰第  
二絃邕乃故絕一絃琰曰第四絃邕曰汝偶得中之琰曰  
昔吳季札觀樂知國之興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  
此言之何得不知邕奇之  
異苑曰順陽南鄉楊豐爲虎所噬女香年十四手無寸刃  
直搯虎頭父遂得免

子壻

爾雅曰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兩壻相謂爲亞  
儀禮曰壻女子之夫傳曰何以服緦報之也  
左傳桓公曰祭仲專鄭伯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  
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

焉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  
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  
死也

又文下曰趙穿晉君之壻也

論語曰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  
其子妻之○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史記曰陳餘者大梁人好儒術數遊趙富人公乘氏以其  
女妻之知餘非庸人也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人習易淮陽憲王舅張博從京  
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  
後漢書曰馬融扶風人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  
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從其遊學通經籍恂遂  
奇融才以女妻之



晉書曰韓謚字長深母賈氏賈充少女也父壽字德貞南陽人美姿貌充辟爲司空掾充讌賓僚女從青瑣中窺見壽悅焉感想發於寤寐有婢往壽家說其光彩豔逸壽聞動心令通勸壽勁捷過人至夕踰垣而人家入莫知唯充覺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香着人衣一月不歇帝甚貴之唯以賜充女密盜以遺壽僚佐與充宴聞香芬馥自此充意女與壽通乃夜半伴有盜驚起行之唯東北角有狐狸行處充考問女左右知之充遂因妻焉又曰郝鑒使門生求女壻於王導導令就東廂徧觀諸子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年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唯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壻也訪之乃羲之也宋書曰劉秀之十餘歲時與諸兄戲忽有一大蛇來勢甚

猛莫不驚怖秀之獨不動衆共異焉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

齊書曰謝朓爲王敬則婿曾告敬則其女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曰卿人才無慙此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三十國春秋曰前趙殷州刺史杜廣初爲劉景廐卒以馬肥良引爲直士侍立通夜未曾休倦景因問之廣流涕申款曲有章條景執其手曰吾罪人也久負賢者謂妻曰爲女求夫三年不覺廐中有麒麟於是妻之

搜神記曰陽公字雍伯洛陽人至情篤孝父母終歿葬無終山陽公常爲人補履終不取價無終山上無水陽公乃行車汲水作義漿居三年有一人就陽公飲出一升石子



與之使向高平好地有石魁種之玉當生其中并得好婦  
陽公後種其石數年時往看玉子生焉北平徐氏有女甚  
有名行人多求不許陽公有佚氣試求焉徐氏以爲狂乃  
戲媒人曰雍伯能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媒人致命雍  
伯於種石中索得五雙白璧以至徐氏大驚遂以女妻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

宗親部十

夫妻

釋名曰夫妻匹敵之義也

又曰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以齊等言也

易家人卦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又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以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毛詩召南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嘒嘒草蟲趨趨阜  
螽與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趨趨躍也阜未見君子憂  
心忡忡猶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  
雖適人有歸宗之義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



降

又采蘋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

先祖共祭祀矣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象治

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

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

法度也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

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尸主也齊敬

又衛碩人曰碩人其頤衣錦聚衣齊侯之干衛侯之妻

又氓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

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

又齊南山曰藝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

母取妻之禮議於生者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

何匪媒不得此言取妻必待媒乃得也

又陳衡門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

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何必大國之女然

已而

又小雅鹿鳴棠棣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好合志意合也

相應和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

圖亶其然乎

又大雅文王思齊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

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於宗族

以此又能為政治於家邦也

又蕩韓奕曰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

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

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娶九女三

義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

人婦之言庶人曰妻妻之言

人服也

太平御覽 卷五百二十一 二



又內則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善也子不宜其妻父

母日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又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故謂父母喪聘則為妻

聘問也妻之言齊以禮見問則得與夫敵體奔則為妾

又坊記曰取妻不取同姓禽獸也所以附遠厚別也

左傳隱公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

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

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

又桓公曰鄭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

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

一而已胡可比焉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

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又莊公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古是謂鳳凰于

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妻五世其昌並為正卿八

世之後莫之與京

又莊公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日美

而艷

又曰楚子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楚

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

又僖中曰狄人伐廬咎如赤狄之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

諸晉公子公子以叔隗妻趙衰生盾文公妻趙衰生原同

屏括樓嬰原屏樓三趙姬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盾

子餘辭子餘趙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固請許

之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叔隗



為內子而已下之卿之嫡妻為內子

又僖下曰初曰季使過翼見翼缺耨其妻盥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請君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又成上曰齊晉戰于鞍齊師敗績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避女子女子曰君免矣曰免乎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窳

又成下曰魯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卻擊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伉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人

歸之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何以終

春秋漢含孽曰水火交感陰陽以設夫婦象也水火則陰陽也

則夫婦也

又曰妻象太陰臣法金位金陰中之剛故喻臣位水能純柔純柔妻象也

戰國策曰鄒忌長八尺有餘身體逸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妻曰愈窺鏡而自視不如遠矣暮寢而思之吾妻之美我私我也

史記曰晉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又曰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辯辯



又曰張儀已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  
門下意儀曰儀貧無行資必此人盜相璧共執儀掠笞數  
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無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張儀  
謂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乃遂  
入秦秦王以爲客卿

又曰吳起好用兵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起以起取齊  
女爲妻而疑之起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卒以  
爲將攻齊大破之

又曰外黃富人女甚美孳嫁庸奴其夫

徐廣曰一亡抵父云其夫亡

客如淳曰父客時故賓客素知張耳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  
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  
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漢書曰楊惲報段會宗書云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

也雅善鼓瑟

又曰京兆尹張敞爲婦畫眉長安中傳京兆眉嫵有司以  
奏宣帝問之敞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畫眉  
者

范曄後漢書曰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常就學  
少君父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  
曰少君富驕而吾貧不敢當妻曰大人以先生守約故使  
妾侍巾櫛既承君子惟命是從乃悉歸服御更衣短布裳  
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提瓮出汲

後漢書曰

又曰沛周郁妻者字阿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  
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以道正夫郁之不改新  
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



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  
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乃自殺  
又曰馮良有志行與妻子相遇如君臣  
又曰曹操攻呂布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  
其計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  
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  
攻城則將軍救於外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  
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而欲委  
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  
哉布乃止  
又曰鄺炎風病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疾甚發動妻始產而  
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治對遂死獄中尚書盧  
植爲之誅讚以昭其懿

又曰公孫述連徵任永馮信並託清盲以避世難永妻姪  
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  
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日與清姪者皆自殺  
又曰周澤爲太守嘗卧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  
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世疑其詭激時  
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  
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又曰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詣太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  
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覲  
過拜親不宿而去  
又曰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尚  
書僕射樂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迴  
避貴戚惡之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



怨恢歎曰吾忍素餐立人之朝乎

又曰更始尚書謝躬初其妻知世祖不平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竟爲世祖所擒

又曰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佗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

又曰魏朗字仲英入爲尚書舉動皆有禮序室家相待如賓與子孫如嚴君焉

又曰曹世叔妻班彪之姑名昭字惠召入宮號曰大家每有貢獻遣大家作賦頌注列女傳著女誡及詩並行於時魏志曰初司馬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當曹爽門人逼車任爽妻劉氏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過

又曰郭淮字伯濟太原河曲人拜車騎將軍封曲陽侯淮妻王陵之妹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之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遣妻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亦



無淮也書至宣王亦宥之

魏民春秋曰許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旨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字先至年限在後某守雖後日限在前帝取事視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衣允之出爲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

魚豢魏略曰桓範字彥則沛郡人也使持節督青徐諸軍鎮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爲岐所奏不直坐免當轉爲冀州刺史統屬鎮北將軍呂昭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衆人謂君難爲作下今羞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範怒其言觸實乃以刀鏃撞其腹

妻時懷孕遂傷胎死

又曰常林字伯槐河內人也少好學爲諸生帶經鋤其妻常自餉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晉書曰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母逼強不得已而去辱復病亡後其夫還逕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鞏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又曰謝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

世說又載

又曰吳隱之爲晉陵太守妻負薪冬月無被欲浣衣即披絮家人紡績以供朝夕



又曰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奔之女也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奔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胡封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又曰王導爲丞相妻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而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命駕猶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之命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往與群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崔鴻前秦錄曰秦州刺史竇滔妻彭城令蘇道之女有才學織錦製迴文詩以贖夫罪

劉向列女傳曰魯有秋胡子既納妻五日而宦於陳五年

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葉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苦暴獨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一食於是下齋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郎今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所願卿事上無有外意妾事夫家亦無淫佚之志子去矣收子之齋與子筒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母使人呼其婦至乃向採桑者也胡秋子見之而慙婦曰子束髮脩身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驩喜乍馳乍驟揚塵疾至思見親今者乃悅路旁婦人而下子之裝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汙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於身必不遂妾不忍見不孝不義之人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



而東走自投於河而死  
 又曰晉伯宗妻者晉大夫伯宗之妻也謂伯宗日子之性  
 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而待也子何不豫結  
 賢大夫以託州黎焉伯宗子也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友之及  
 樂不忘之難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畢羊乃送州黎于荆  
 遂得免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一

宗親部十一

- 慈母保母
- 乳母
- 妾
- 出婦
- 舅舅母
- 外甥
- 姨
- 慈母保母

禮記內則日子生異為孺子室於宮特掃一室擇於諸母  
 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  
 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于室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可  
 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  
 又曾子問日子游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如母謂父孔子曰  
 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  
 服之有言無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  
 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



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吾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左傳襄六曰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師也

乳母

史記曰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道然令人主和悅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帝壯時號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遊卿以帛五十疋賜乳母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勿疾步數還顧乳

母如其言謝去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於是武帝憐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

後漢書曰安帝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黄門李閹與帝乳母王聖嘗共譖太后兄執金吾鄧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悝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王聖及黨與皆見徙  
王隱晉書曰賈充子黎民三歲乳母抱向閤充入黎民喜踊充鳴之充夫人郭槐遙望疑充卽鞭殺乳母兒思母病死槐又生男周歲乳母抱中庭充過拈兒頰郭又疑之復鞭殺乳母兒又死充遂無嗣

譚敷曰宋何承天爲著作郎時新著作多貴遊少年或戲



承天謂為姝母承天曰鳳凰將九子姝母何言耶

妾

禮記曲禮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又內則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妾之言接也聞彼自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

又曰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御女君之妾將生子

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

左傳成上曰魯聲伯之母不聘不聘無媒禮

穆姜曰吾不以妾

為昆弟之妻相謂為姝生聲伯而出之

又昭五晏子對齊景公曰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

僭令於鄙

又哀下曰魯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將以為夫人使宗人

甕夏獻其禮宗人禮官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

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出婦

禮記檀弓曰子止之母死而不喪子上孔子曾孫子思門

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禮為出

卒為父後者不服耳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

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汚猶殺也

禮如彼則安能自言不為彼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不為彼也

又內則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宜猶善也

漢書曰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伐其樹隣



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裘完去婦復還

又曰王禁生元后元后母魏郡李氏女也後以妬去更嫁爲河內荀賓妻

後漢書曰馮衍娶北地女任氏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探井曰老黃逐之

又曰黃允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請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宗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二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慝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又曰李充字大遜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願思分異充僞許之曰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開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銜涕而去

齊書曰劉瓛母孔氏瓛娶王氏綠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瓛卽出其妻

梁書曰孔謙從兄靈慶嘗病寄於謙謙出行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卽時猶渴謙退遣其妻家語曰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無子淫僻嫉妬惡疾多口舌竊盜不順父母者爲其逆德也無子者爲其絕世也淫僻者爲其亂族也嫉妬者爲其亂家也惡疾者爲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爲其離親也竊盜者爲



其反義也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共經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貴也凡此皆聖人所以慎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又曰曾子妻以炊藜蒸不熟出之

古樂府詩曰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迴首問故夫新人復何如

### 舅舅母

釋名曰舅久也

爾雅曰母之昆弟爲舅

毛詩秦風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之而作是詩也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

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儀禮曰舅母之昆弟也傳曰何以服總從服也

言從母服也

禮記檀弓曰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

左傳僖中曰秦伯納晉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縶以從君巡於天下臣之過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晉書曰庾懌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有毒飲大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醜而卒

又曰劉璵字慶孫與弟琨字越石並爲尚書郎郭奔之甥也名著當時京師爲之語曰洛中弈弈慶孫越石



又曰荀勗潁川人少孤貧依於舅氏幼而岐嶷早成十歲能屬文鍾繇曰此兒當及曾祖爽耳

又曰殷浩坐徙東陽信安縣外甥韓康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下泣

又曰衛玠字叔寶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旁覺我形穢

又曰郗愔字方回與姊夫王羲之有邁世之風愔子超未亡時獻之兄弟常躡履脩甥舅之禮及超死見愔怠慢履而候之命席便坐愔慨然曰嘉賓不死鼠子敢爾

又曰武帝楊后諱艷字瓊芝弘農人母天水趙氏早卒依舅家舅母仁愛親乳之使他人乳己子

世說曰衛展字道舒爲江州有舊投之都不祇待惟餉王

不留行一斤此人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反役使卉木也

又曰魏明帝爲外祖築館旣成謂左右曰當何名之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涓陽名焉上從之

妬記曰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太傅有別房寵公旣深好聲色不能全節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及外甥等微達其旨乃共諫劉夫人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妬忌之德夫人知諷己乃問誰撰詩荅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爲耳若使周姥撰應無此語也

蔡邕進表曰平丘程末年十四時父叔沒未抱屍號泣悲哀舅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末見食獻歛不能吞咽

外甥



釋名曰姊妹之子曰甥出配他男而生也

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  
儀禮子夏傳曰甥何以總報之也

左傳莊公曰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亨  
之騶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者  
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

史記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司馬安是其姊子與黯同爲  
太子洗馬

漢書曰霍去病衛青姊少兒子也

又曰顏安字翁孫魯人睦孟姊子也

東觀漢記曰黃香字文強年十二家業虛貧衣食不贍舅  
龍鄉侯爲作衣被不受

晉書曰魏舒少爲舅寧氏所養寧氏營宅相者云當出貴

甥舒時尚幼自言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

又曰石崇字季倫其甥歐陽建與趙王倫有隙倫僞詔收  
崇及建建作臨終詩

又曰謝重字景重子約字宣暎曾於公座戲嘲無禮於其  
舅袁湛湛謂曰汝父昔已輕舅今汝復來加我可謂兩世  
無渭陽之情約父重卽王敬之外孫與舅有不協之論湛  
故有此云

又曰范汪少孤年六歲過江依外家庾氏荊州刺史王澄  
見之曰興范族者必此子也十三喪母居喪盡禮及長好  
學博識多通善談名理

又曰韓康伯清和有思舅殷浩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  
出群器也

又曰何無忌東海郟人少有大志鎮北將軍牢劉之卽其



舅也時鍾京口每有大事皆參議之桓玄之篡與劉裕劉毅共興義兵相玄聞之甚懼其黨曰烏合之衆勢必無成玄曰劉裕勇冠三軍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携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爲無成又曰姚興太史令高魯遺其甥王景暉隨劉藻送玉璽一組并圖讖祕文於慕容德吳均齊春秋曰劉瓛字子珪沛人五歲聞舅孔昭先讀管寧傳欣然請更讀因聽受曰可及此耳三輔決錄曰吉閔幼有美名九歲明尚書舅何邈死家貧子幼閔自造墳塋殯葬之衛玠別傳曰玠王武子甥也武子嘗與乘白羊車入市舉市曰誰家璧人曰武子甥也武子常與同遊語曰昨與外甥玠並出問若明珠在側朗然來照人

姨

爾雅曰母之姊妹爲從母儀禮子夏傳曰從母丈夫婦人報從母母之姊妹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總也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總晉書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王導妻姊之子故少與王導善早爲顯官嘗詣舍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座曰此是君座也宋書曰初高祖產而皇妣歿孝皇貧薄議欲不舉高祖從母生懷粉未暮乃斷乳而養高祖以舊恩之故懷敬累至會稽太守三輔決錄曰周季貢班固姊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作問神其姨曹大家難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一  
 宗親部舉諱  
 釋名祚先也本書作祚物先也 晉書為東海王越所殺  
 七字作一死字照本書改補 又忘疲忘作亡今改 共  
 事共作恭今改本書作報養 又生無閒有而字據本書  
 刪  
 父母  
 史記置之置作致即有即作忽據本書改 漢書又曰不  
 降不字弟倫倫字脫 又為大為字脫 又去汝汝字脫  
 並據本書補 後漢書徑至徑字以頭二字據范史補  
 晉書又曰纔年七歲本書同按纔年倒否則當作繩屬上  
 恒置恒作惜 又柄尚熟尚字脫 又他日吾為國憂  
 他日二字脫 阿母目前目字脫並據本書補 宋書父

宗親部舉諱

祖父母

釋名祚先也本書作祚物先也 晉書為東海王越所殺  
 七字作一死字照本書改補 又忘疲忘作亡今改 共  
 事共作恭今改本書作報養 又生無閒有而字據本書  
 刪

父母

史記置之置作致即有即作忽據本書改 漢書又曰不  
 降不字弟倫倫字脫 又為大為字脫 又去汝汝字脫  
 並據本書補 後漢書徑至徑字以頭二字據范史補  
 晉書又曰纔年七歲本書同按纔年倒否則當作繩屬上  
 恒置恒作惜 又柄尚熟尚字脫 又他日吾為國憂  
 他日二字脫 阿母目前目字脫並據本書補 宋書父



仲子仲子閒衍字字據本書刪 梁書引騶騶作孺據本書改 梁典鷹放倒梁書作放繼脫鞞據改 列女傳學而倒以意改本書文與此異

繼母

儀禮親母親作因 家語庸知庸作容據本書改

伯叔

家語亡者者字在上來仕下今改移 漢書爲豕嫂也當作謂豕婦也 又元后二字恭儉恭字據本書補 甚整本書作敕備注曰敕整也 東觀記收兒當作收孤兒 又叔父及有脫誤 後漢書不得自異得字有誤 又死者友悌門同按下疑脫有知字 華嶠書出異異字脫孝門引作分異據補 後漢書吾欲下行聞字 又篤厚厚字脫身自倒並據本書刪補 魏志王深字道冲晉書世

說等並作湛字處冲豈所傳有異歟 寶身寶保通 又翁撫翁字基亦基字今補 王隱書如縈縈作素 又陳請請字脫並據晉書改補 晉中興書汝今今作令 又叔父倒今並改 三十國春秋奢侈奢作者據晉書改 又平歆平字疑衍 志節果下脫一字 孫嚴書斷詠斷作斷宋書作料義皆不通今以意改斷爭訟貌 典略由是名稱下有缺文 曹瞞傳口貌口作日據魏志注改 世說床頭二字據頰門所出補

伯叔母

家語注故舊非友故下有友字舊非倒以意改 三不失不皆作未今改再按當作未 蜀志遂爾本書爾作合 晉書不怠怠作殆今改 又其有有字脫據本書補 三十國春秋今之顏子四字缺據晉書郭奕言補清本作今



顏叔子謬矣

從伯叔

吳志問對清本作辭對本書同 晉書又曰我願我字今補按伯叔門王隱書稱衡知舒非常此乃云蓋所傳之異嫂叔門三十國春秋亦出此事文又與此不同 又而孤孤字在從兄上國盾二字脫據本書改刪 宋書父允允作兄 又秋冬倒並據本書改

族父

蜀志江夏夏作下今改

兄弟

毛詩又曰注能具本書垂能字 又斯于句末衍似續妣祖一句今刪 左傳又曰鄆陵陵字今補注陵作城 史記其少子下衍生字據本書刪 後漢書又曰遠近稱之

四字今補 又豫公豫作預今改 又覆考本書覆作覈

校書部部作郎據本書改 東觀記糧用糧作器 又

出作作字脫據錢門補 弟丕丕作平下同 魏略不推

推作待據魏志注改 晉書又曰生驗下衍騷字 就養

閒有哈字以意刪 晉書時譽倒今改 王隱書士流士

作人以意改 □□清本作州都 故命命字疑衍 宋

書又慮下有非字據沈書刪 又弟牧牧作收據沉書及

南史改 獠音冀按獠居例反與冀聲近 又少自疑倒

又與子子上衍弟字 汜稚春汜作紀據本書及南史改

又綿綸綿字據本書補 唐書又曰弟道清本道作迪

非也道迪皆迹弟 世說又曰可念念作奈據本書改

何故敢取作取以意改本書作何可 會稽典錄鍾離牧

離字上計上字據吳志注補 說苑乃逃二字據本書補



目夷歸歸上行召茲父三字今刪 楚國先賢傳明帝  
作時 次子博博作傳據范史改 列女傳貪悛悛作恠  
今改 風俗通吳文章云云按文章有誤據兄曰伯武弟  
名當稱叔文若季文唐杜甫二子兄曰宗武弟曰宗文此  
類尚多 弟不弟字今補 典論其弟清本作瑁魏志注  
作瑁允謂蔡瑁張允也 陳留志銓兄全按兄弟名不得  
同聲友悌門無全字是也 晉諸公讚又曰為損下有一  
字今刪

姊妹

左傳宣下作成上歸諸諸作請今改 史記賢弟弟作人  
又戚里注為本文與上有親戚者則居之作與親戚別  
居據師古注改補 漢書與傾國與字脫今補 謝承書  
論正倒以意改 又仲升升作叔今改

舅姑

儀禮獻之之字婦人送者者字脫據本書補 左傳襄七  
上作元今改 列女傳私室私字在內在字脫據本書補

媮叔

史記窮困下行困字并相閒衍力字及歸及作乃今刪改  
又平之平字脫有叔上行媮日二字今補刪 晉書命  
休倒以意改本書無休字 又得膽膽字脫據友悌門所  
引補 三十國春秋我願我作斯據晉書改 逸士傳本  
巫家三字據逸民部所引補

子

儀禮傳重傳字脫據本書補 史記既去魯三字以意補  
東出東字據本書補 又余先余作其據本書改 漢書  
君日飲三字照本書補 又葬我桐鄉我桐鄉作之字據



本書改 晉書胡威字伯武晉書作又武作庸今改 又  
欲齊字脫 又爰容爰作愛奴父也也作字 又憚宏憚  
字脫並據本書補改 文宗下衍爲文二字今刪 又而  
述而字疑衍 淵面温字脫今補 又年老老字重今刪  
又十疋十作一據晉書改 又父訥訥作泐新淦新字  
兒邪邪字脫據晉書改補 又備矣晉書同凶夢門引作  
備材作屋 梁書又曰加爲南史作員外 家語延陵季  
子之合禮者也本書作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 郭子  
家禽下衍獸字

孫

後漢書隱居教授居授字脫今補 魏志年幼弱貌短少  
弱貌倒以意改 晉書又曰字宣伯宣字脫今補 宋齊  
語錄又曰元于于作子今改 後周書躬耕二字入下以

孝上今改 列子有乎乎以下四十四字脫據本書補  
幽明錄葬者曰葬者閒有脫文或是相墓字葬字屬上

女

東觀記母疾疾字以意補 晉書既長既作才據晉書改  
又耽於色於色間衍顏字 奮唯奮字今補 爲卿女  
作婢耳女字脫婢耳二字闕據本書補 又令移下空一  
字據本書直接 華陽國志又曰通達達作達據晉書改

子婿

儀禮報之報作布今改 左傳鄭伯今補 史記庸人也  
也字今補 晉書就東廂就作自據本書改 三十國春  
秋申款曲款字脫清本曲字脫互脫一字也今補 搜神  
記高平高作有據珍寶門所引改 媒人致命媒人二字  
以意補



夫妻

釋名又曰故以以字今補 史記犁二十五年犁比也  
 又乃宦作及官據本書改 范曄書父奇父字今補 先  
 生先字據本書補 服御倒今改 後漢書又曰戴封戴  
 作載今改 道當作邊嘗據范史改 又金一餅餅餅俗  
 字 魏志又曰上道上作之據魏志注改 魏氏春秋旨  
 召魏志注無旨字按旨上脫有字 某守雖後四字據職  
 官部吏部門所引補 魏略三公三字脫其言觸實作觸  
 其首據魏志注補正 又家人紡績家人二字據本書補  
 又九錫錫作卿今改 列女傳而東走而東倒據本書  
 改 又子之性本書性作仕  
 乳母  
 後漢書聖女聖字闕據本書補 王隱書鳴之世說鳴作

鳴 周歲周作向今改

舅舅母

晉書又曰有風姿有字據本書補 又愔子上衍獻之兄  
 弟四字 履而本書履作展 妬記周姥撰撰作傳據世  
 說改 蔡邕表父叔棗門作祖父清本叔字無

外甥

左傳下圖之今補 晉書又曰王景暉景作蒙據本書改  
 吳均齊春秋子瑋子字今補 衛玠別傳曰武子甥也  
 五字疑因上文而衍

媿

三輔決錄周季貢清本貢作員







字 蜀志半欣羊誤半 嫂叔 漢書羹頤倒 孟子曰  
不孟子不字衍 娣姒 昭七石始伯當作始伯石 子  
漢書董鼠薰誤董 世說又曰大山高高上脫之字  
夫妻 史記美嫁閒衍孳字 魏志車任住誤任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二

禮儀部一

敘禮上

尚書舜典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三禮天神地祇  
毛詩國風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  
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視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為闇昧之行竟云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居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儀云人以其儀為貴今反無之相鼠有齒人而無止止孝經曰容止可觀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俟也相鼠有體體支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也遄速  
又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秦處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親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與蒹葭蒼蒼也蒼蒼盛也白霜凝戾為霜然後歲事為霜成國家待禮然後與箋云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



疆盛至白露凝展為霜則成而黃與者喻象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周禮天官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三日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又地官司徒曰司徒之職掌施十有二教焉一日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日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日以陰禮

教親則民不怨四日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日以儀辯等則民不越六日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日以刑教中則

民不鹵八日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日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日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日以賢制爵則

民慎德十有二日以庸制祿則民興功又地官曰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節止民

之侈偽使其行得中鄭司農云五禮謂吉凶賓軍嘉

又春官宗伯曰以嘉禮親萬民嘉善也所以因人之心所善者而為之制嘉禮之別有

六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

綴之以食而弗殊世降一等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親其性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射禮

亦立賓主也王者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天子時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司寇職有議

賓之辟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賓客謂朝聘者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賑膳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

禮記曲禮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

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樽猶趨也



又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負販者志利宜若無禮然若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懾猶怯也又曲禮下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求猶務也又禮運曰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相視也遘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以制禮下教令也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鬼神之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民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又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

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疾今失禮如此為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治事又曰是故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又曰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唯禮可耳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又曰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言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又曰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



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寶孔故唯聖人為知禮之  
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夫其禮言愚者之故  
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皆得以  
性善者

又禮器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器言禮使人成  
也人情以為田脩禮以耕之此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  
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而肥則行也釋猶去也回邪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  
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  
葉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先土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  
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言必外

又曰禮也者猶體也若人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  
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

不可益顯者不可損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  
千其致一也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  
禮今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三百三千  
又曰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  
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又樂記曰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  
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大事謂

又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  
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  
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  
可誣以姦詐衡稱也縣謂錘也陳設是故隆禮由禮謂之  
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勸讓之道也  
又曰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



諸侯相尊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春見曰朝小聘曰問昏姻謂嫁娶也婿曰昏妻曰姻自亦由也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欺起矣苦謂不至不答之屬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

又哀公問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謙不君曰否吾子

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言君子以此故尊禮

又仲尼燕居曰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也言游言偃子游也縱言泛說事也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偏也居女三人者女三人且坐也使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也對應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領猶治也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亨之禮所以仁賓客也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郊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也射鄉食享存生之善者也郊有



后稷社有勾龍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又曰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

又坊記曰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位朝位也

又中庸曰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於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故也吾從周之行今之道

禮含文嘉曰禮者履也

禮稽命徵曰得禮之制澤谷之中有赤烏白玉赤蛇赤龍赤木白泉生出飲酌之使壽長

又曰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為符日月為明上下和洽則物獸如其性命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三  
禮儀部二  
敘禮下  
禮記外傳曰吉凶賓軍嘉卽五禮之目也吉禮者祭祀郊  
廟宗社之事是也起自神農氏始教民種穀禮始於飲食皆用樂此伊耆氏即神農別號凶禮者喪紀之說年穀不登大夫去國之事也黃帝始養生送死也賓禮者貢獻朝聘之事是也軍禮者始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嘉禮者好會之事起自伏羲以儷皮爲幣始制嫁娶享通者嘉會之事也其後有冠冠者代父之事道物有代謝之期悲發於裏鄉飲酒鄉射食耆老王燕族乃非純吉故爲嘉慰之事也但前代象天其禮質而略後代法地人之事是也四者亦嘉會也其事煩而文唐虞之際五禮明備周公所制文物極矣左傳文下曰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三

禮儀部二

敘禮下

禮記外傳曰吉凶賓軍嘉卽五禮之目也吉禮者祭祀郊  
廟宗社之事是也起自神農氏始教民種穀禮始於飲食皆用樂此伊耆氏即神農別號凶禮者喪紀之說年穀不登大夫去國之事也黃帝始養生送死也賓禮者貢獻朝聘之事是也軍禮者始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嘉禮者好會之事起自伏羲以儷皮爲幣始制嫁娶享通者嘉會之事也其後有冠冠者代父之事道物有代謝之期悲發於裏鄉飲酒鄉射食耆老王燕族乃非純吉故爲嘉慰之事也但前代象天其禮質而略後代法地人之事是也四者亦嘉會也其事煩而文唐虞之際五禮明備周公所制文物極矣左傳文下曰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



李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伐其罪而討於有禮者日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又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日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又宣十六年日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殺烝烝升也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

怪問之武士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會謚季其字薦享則半解其體而宴有折俎禮解節折升之於俎物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又昭二年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且告為政而來見

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日周禮盡在魯矣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

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也周禮盡在魯也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

又昭二日楚靈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日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謙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

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又昭二日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無失禮禮之晉侯謂女叔齊日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日魯侯焉知禮公日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日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



又昭二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禮勞以此為已疾乃講學之  
講書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  
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子  
卒時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壽得以必屬說與何忌於  
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也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禮知  
安則位  
又昭六曰鄭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  
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地之義也義者利  
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簡子曰甚哉禮  
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緯經錯居民之  
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又昭六曰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

晏子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君  
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  
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  
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婦聽而  
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  
又定下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夾谷即祝其土孔丘相相會儀也  
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  
侯必得志焉  
又定下曰邾隱公來朝邾子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  
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  
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  
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  
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



又哀上曰太宰嚭召季康子嚭吳大夫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言君長大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春秋說題辭曰禮者所以設容明天地之體也

論語曰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又曰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又曰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又曰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世謂易姓之世也問其制度變易如何子曰殷因

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所知也者據時篇目皆在可校數之極極於三王亦不是過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自周之後以益為變易損益

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又曰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

漢書曰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厲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上曰



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七年長樂宮成諸侯  
 群臣朝十月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臚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於是皇  
 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  
 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  
 酒文穎曰作酒之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請侍坐殿上皆伏抑  
 首如淳曰以尊卑次起上壽觸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  
 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  
 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太常賜金五  
 百斤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  
 知當世務也  
 又曰王者必因前王之禮而順時施宜有所損益節人之  
 心稍稍制作  
 又曰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疏願述舊禮明王制驅一

代之人躋之仁壽之域

范曄後漢書曹褒傳曰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  
 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  
 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乎生疑異  
 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  
 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  
 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  
 宮東觀盡心集作

拔其樹去適鄭

六韜曰太公對文王曰禮者治之粉澤也  
 管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為之節文者也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孫卿子曰禮者人主以為羣臣尺寸尋丈檢式也禮有三  
 本天地生之本先祖類之本君師治之本國之本在禮也  
 又曰人生有欲欲則求求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  
 亂也故制禮義以養之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  
 椒蘭芬馨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  
 䟽房越席沐浴机筵所以養體也

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儀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  
 三王五帝之禮儀法度其猶粗梨橘柚菓瓜之屬耶其味  
 相反而皆可於口

文子曰老子云為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日雖欲之禁  
 以法心雖樂之節以禮趨翔周旋屈節異儀肉凝而弗食  
 酒敗而不飲外束其形中愁其意汨陰陽之和而迫生命  
 之情

慎子曰禮從俗政上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有長  
 幼之禮無勇怯之禮有親疎之禮無愛惡之禮也

淮南子曰禮者體情而制文者也

又曰夫水積則生相食之蟲言大魚食小魚土積則生食肉之獸

禮飾則生偽慝之儒偽詐慝奸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  
 濡不可得也

說苑曰齊景公登射晏子脩食禮以待公曰選射之禮寡  
 人饜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  
 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禮者所以御民也嚮者  
 所以馭馬也無禮而治國家者嬰未嘗聞也景公曰善乃  
 飾射更席以為上客

尸子曰秋為禮西方為秋秋肅也萬物莫不肅敬禮之至也  
 韓詩外傳曰晏子聘魯下堂則趨授立則跪子貢怪之問



孔子孔子問晏子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也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董生書曰理者天所為也文者人所為謂之禮禮者因人情以為節文以救其亂也夫隄者水之防也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未禮防其本也白虎通曰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賓鬼神序上下之道也表准書曰禮者緣人情而為之節度者也嚴父愛親之情也尊親敬長之義耳物理論云禮者履也律也義同而名異孫卿禮賦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于駁而霸無一焉而亡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四

禮儀部三

祭禮上

毛詩召南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也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

潦蘋大萍也澗崖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

又小雅天保曰吉蠲為饗是用孝享吉善蠲絜也饗酒食也享獻也箋云謂將

祭祀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也

曰卜爾萬壽無疆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也箋云君曰卜爾者尸故主人傳神辭也

又小雅吉日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維戊順類乘牲也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

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

又小雅大田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騂牛也黑羊豕也箋云成主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初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



又小雅楚茨曰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剥或亨  
 或肆或將濟濟跄跄言有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  
祭曰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祝  
 祭于枋祀事孔明枋門內也箋云孔甚也明猶備也絜也  
生門內之旁待賓客  
 之與祀禮於是甚明

又小雅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周尚赤  
云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執其鸞刀以  
 啓其毛取其血鸞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箋云毛以  
合之黍稷實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  
於蕭合馨香也  
香祀禮于是則甚明也

又生民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  
 稷故推以配天焉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  
 祀以拂無子克能也拂上帝之言被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  
乃禋祀上帝於郊禋以被除其無子之疾而

得其履帝武敏歆介攸止載震載肅載牛載育祀郊禋  
福也

又清廟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

又清廟烈文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新王即政必  
祭於祖考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烈文  
告嗣位也

又臣工振鷺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箋云二王夏殷  
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箋云白鳥於  
所集得其也與者喻祀宋之君有

又臣工潛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猗與漆沮潛有多魚

有鱣有鮪鮪鮪鯉岐周二水也潛慘也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介助也

景大也

介助也

景大也

介助也

景大也

介助也

景大也

介助也

景大也



尚書舜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孔安國傳曰謂在遠者望祭之也羣神丘陵墳衍之屬

又說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孔安國傳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也

又洛誥曰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孔安國傳曰以禮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

又多士曰罔弗明德卹祀孔安國傳曰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也

尚書大傳周傳曰祭之為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事至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為言在也者在其道也

又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北宮之政北為水故源流竭絕是水不潤下也

又五行傳曰六沴之禮散齋七日致齋三日新器潔祀用

赤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

禮志齋三日周禮凡祭祀前期十日宗伯帥執事卜日是為齋一旬乃祀也今此致齋即祀者欲得容三祀也蓋八日為致齋明九日朝而初祀亦其祀禮曰格祀今亡曰某也方祀一旬有一日事乃畢也

日播國率相行祀其祝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

謂木精靈威仰火精赤熒怒土精含樞紐金精白招矩水精汁光紀及木帝太皞火帝炎帝土帝黃帝金帝少昊水帝顓頊木官句芒火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玄冥皆是也古者生能其事死在祀禮配其神而食合猶為也六沴是神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

之于六沴言民廣及天下有過神靈亦合推內於六沴天

為任者也六事之機以縣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

王祀周禮天官冢宰曰以八則治都鄙一日祭祀以馭其神祭

其先君社稷五祀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日祭祀之式式謂財用之節度



又天官上內饗曰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

又天官上獸人曰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共其完者

凡獸入于腊人之當乾皮毛筋角入于玉府給作器

又天官上亨人曰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大羹肉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也

又地官上牧人曰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牲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

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陽祀春夏祀黝凡時祀必用牲物北郊及社稷也鄭司農云黝為幽幽黑色凡外祭毀事用龙可也龍謂雜色不純毀謂諸凡外祭毀事用龙可也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犧牲毛羽字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謂時而祭祀者

又地官上曰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供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蒞之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祈福之牛也立謂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凡祭祀供其牛牲之牙與其盆簠以待事盆謂福衡之屬

又地官下閭師曰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矣

又春官上太宗伯曰太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建立也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目吉禮於上以立安邦國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

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禋之言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禋積也詩曰芄芄檠薪之禋

也陽也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埋沉祭山林川澤以鬯辜

祭四方百物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也有德者配食

大序御覽

卷五

四



凡祭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帥執事而卜日宿視滌濯泚  
 玉鬯省牲鑊奉玉盥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禮  
 諸有事於祭者也宿申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王有故代  
 戒也滌濯灑祭器也  
 凡大祭祠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后之事籩國有大  
 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頌祀于邦國  
 都家鄉邑頌讀為班班其所當祀及其禮也都家鄉  
 又春官下太祝日太祝掌六祝之辭大師宜于社造于祖  
 鄭司農曰爾雅曰起大事設車社類上帝社者社主也類  
 動大衆必先有事於社也  
 帝國將有事於四望日月星辰也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社主  
 又春官宗人日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之所祀與  
 都同若先王之  
 子孫亦有祖廟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春陽氣出祀之於

祭脾者春為陽中於仲春之月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藏值脾脾為尊也仲春之月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將舞  
 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  
 茶於先師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順時  
 以禮之  
 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祠不用犧牲用珪璧更  
 皮幣  
 又曰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  
 陽位在上肺亦  
 在上肺為尊也  
 又曰仲夏祀皇地祇於方丘夏至之日祀皇地祇於方丘  
 又曰仲夏祀皇地祇於方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坐以岳  
 瀆等神  
 又曰仲夏命有司祭先牧謂仲夏祭先牧  
 又曰季夏其祀中霤祭先心謂中霤猶中室也祭中是月也  
 祀黃帝於南郊謂季夏土德王日則祀黃帝含樞紐於  
 又曰孟秋其祀門祭先肝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祭  
 先肝



祀門為組

先進肝也

又曰孟冬其祀行祭先賢冬陰氣盛寒於外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行謂道也祭先賢者

陰位在下賢亦在下凡祀行為組先進賢

又曰孟冬祀神州地祇於北郊謂立冬日祭神州地祇於北郊太宗文武聖皇帝配

是月也命有司祭司寒

又曰仲冬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謂孟冬祭司是月也命有司祭

謂孟冬祭司是月也命有司祭

又曲禮上曰臨祭不惰祭服弊則焚之祭器弊則埋之

又曲禮下曰無出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

子雖貧不鬻祭器雖寒不衣祭服去國祭器不踰境大夫

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又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祭四方

官之神於四郊也勾芒在東祝融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

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矣五祀謂

竈中霤門行厲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天子立七凡祭有

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謂若殷廢農祀棄

後不復廢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支子不祭

祭必告於宗子自不敢

又曰凡祭宗廟之禮牛日一元大武豕日剛鬣豚日肥腍

羊日柔毛雞日翰音犬日羹獻雉日疏趾兔日明視脯日

尹祭彘魚日商祭鮮魚日脰祭水日清滌酒日清酌黍日

薌合梁日薌其稷日明粢稻日嘉蔬韭日豐本鹽日鹹鹺

玉日嘉玉幣日量幣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迹

也尹正也商猶量也大鹹曰醢今河東云幣帛也

又曰大饗不問卜祭五帝於明不饒富而巳勿多於禮



又檀弓下曰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萬人去籥仲遂魯公  
已有事太廟而仲遂卒明日而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釋  
又王制曰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又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五祀謂司命  
也此祭謂大夫有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  
者其無地祭三耳視視其牲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四瀆視諸侯視視其牲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祭泰山晉人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又禮器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  
君子以為陋也陋猶狹陋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音  
逆祀而弗正也燔柴於奧文仲魯公子疆之曾孫臧孫辰  
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有事於太廟躋僖  
公始逆祀於是夏父弗綦為宗人之為也與當為襲字之  
誤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餅  
又曰季氏祭逮闔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

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  
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  
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不知禮乎  
又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事也既事而退柴於帝祈於社  
設奠於牧室柴奠告天地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  
又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  
犢壇折封土為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昭皙也  
必為昭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  
言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  
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  
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恠物皆曰神有  
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昭明  
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  
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  
又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



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播植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鄩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四



